

熏鱼嫂子和她家的高考生

□南京 明前茶

一年前,刚搬到这所重点高中门口,准备陪读的妈妈们发现,这附近有个菜市场,卖什么的都有,生活很方便。不过令她们略感诧异的是,卖熏鱼的老板娘一看就业务不熟练:硕大的、亮闪闪的鱼头之下留了一大截鱼肉,鱼中段与鱼靠近尾巴处的鱼肉,斩成厚片后,竟然不按部位来计价……不过,尝过老板娘的熏鱼,人人觉得好,因为,那可不是甜得有点发齁的糖醋熏鱼,那是椒盐味儿的,很符合此地老百姓的口味。老板娘做熏鱼,用当年榨的菜籽油,火候带劲儿,外面微微焦脆,内里鲜润入味,很多孩子当零食都能吃掉半饭盒。

陪读妈妈就搭讪了一下老板娘,这一搭讪不得了,有了惊人的发现:这老板娘的儿子也在高三,每学期的考试成绩波动很小,基本上保持在全年级的第6名到第15名之间。儿子升入高三,老板娘不放心,硬要来陪读,儿子就提了一个小要求:“妈,我回出租屋温习功课也行,不过,你就在附近盘个小店面做熏鱼吧。你上次在家做的熏鱼,带到班上瞬间被抢光,搞得午饭我只吃到火腿肠泡面。”

当妈妈的很惊讶:做生意,就没多少精力照顾你,这一年相当关键,你可晓得?儿子就说了几句很玄妙的话:老妈,你有事做,没

青青薄荷

□河南安阳 张玉航

在农村,薄荷不是稀罕物。田埂地头、沟边河沿都有它们的身影。绿油油的一大片,低低地伏在地面上,散发着淡淡清香,氤氲着丝丝凉意。

一到夏天的夜晚,大家都坐在大槐树下乘凉。待到心满意足地聊完天,拎着凳子准备回家睡觉时,却发现身上被蚊子叮了好些包,痒痒肿胀。这时候,薄荷就被人想起了。女人们走到河边,随手捋下一把薄荷叶,在手掌里揉搓几下,等到渗出绿色的汁液后,就用湿润的叶团在身上红肿的地方轻揉几下,痒感便慢慢退去。

夏日暑热,我坐在教室里面止不住地流汗,内心烦闷,等着下课去水龙头下猛灌一通。同桌也看出了我的烦躁,将他的水杯递给我。

父亲与牛

□连云港 潘庆茂

包产到户第二年,交完公粮,家中剩下的粮食还是囤尖缸满,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,却也累得直不起腰。到了年底,父亲跟母亲一合计,拿出卖公粮的钱,从集市上牵回了一头小牛犊。

小牛很温顺,很快就适应了父亲为它搭建的新家。父亲对小牛百般照顾,不光白天定时喂食,半夜里还要起来给小牛添草。父亲指望着小牛尽快成长,来年能成为他的好帮手。

那时,我们家六口人,奶奶七十好几了,干不了农活,大哥在南京上中专,我在乡里中学住校读书,小弟在村上上学,我们兄弟三人不光帮不上父母的忙,还要不时从家里往外掏钱。一家祖孙三代所有的重担,都落在半百之年的父母身上。

“累点算不得什么,人这一辈子

空天天监督我、管束我,这一年,咱们母子才会相安无事。你天天没事干,盯着我,我会脊背发毛的,心态不稳,考试成绩就不稳,陪读反而会坏事。”

当妈的就租了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店面,搞了两只巨大的养鱼澡盆,一副案板,一套锅灶,卖起了熏鱼。鱼头和鱼尾另卖,卖不掉也不要紧,自家儿子特别喜欢吃鱼头豆腐汤,去隔壁豆腐店里切一大块老豆腐,把鱼头收拾干净下锅,两面煎黄,煎出香味,在砂锅里放入豆腐、葱结与姜片,舀入鱼头,加水炖汤,儿子就能吃一天。

自从熏鱼铺子开张,老板娘忙坏了,一大清早5点前就要去批发市场进大鱼,经常忙到忘了买菜做饭。这不,天气炎热,已经临近高考了,老师讲评完最后一次模拟的试卷,儿子回来,自家纱橱里最后两盒熏鱼刚被人订走,自家老妈靠在小竹椅上,正在打盹。儿子也不出声,立刻打开砂锅,哦,好在鱼头汤还剩半锅,他立刻开火,汤沸后,直接在鱼头汤里丢入两大团荞麦面,等待面熟时,小伙子也没闲着,他站在灶台前,举起手机,争分夺秒地打了一局游戏。游戏打完,瞧着鱼汤滚沸,他又往砂锅里丢入一小把香菜。

隔了一会儿,打盹的老板娘猛

然惊醒,儿子风卷残云般正吃面条,跟她说:“你的面我也下了,你快去盛,省得面条坨了。”

几乎是瞬息之间,母子都感知到那种珍贵的、鲜有的松弛状态,那种家人间顺手的关怀,还有无需客套的生活烟火气,它们,传递了重要信息——儿子在心态上已为高考准备了冲刺的潜力,他的气定神闲,就像当妈的终于把一条大鱼的鱼肉劈匀了一样,无他,唯手熟尔。

高考前一天,老板娘的熏鱼铺子也没有关门,这让陪读妈妈们暗暗欣喜,她们调侃:“光想着挣钱,也不为儿子专门服务几天……”

老板娘笑着回怼:“难道以我的文化水平,这会儿还能给儿子辅导数学不成?我家儿子早就跟我有约定,高考不送考,平常怎么过日子,我们还怎么过日子。”

没错,最终所有人都会发现,这光影灿烂的初夏,高考的三天会像鲶鱼一样快速轻盈地溜走,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,你准备得那么久,曾经把这三三天在心上放了那么重的分量,它不过是无数个夏天中的小小一环。母子有心念相牵,若妈妈相信儿子,远远目送他去完成自己的使命,不流露紧张,仅平常度日,例如做着熏鱼、熬着鱼头汤,相信孩子高考也会轻松上阵,放手一搏。

担心地问,这能活吗?母亲说,薄荷生命力强,保准能活。

果真应了母亲的话。第二天早上去看时,原本已经蔫了的叶片,经过一夜的休整,已经变得水灵灵、绿油油,看样子是已经适应了这片地。薄荷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,甚至是蛮横,才过了几天,薄荷就已蔚蔚然,甚至蔓延到菜园里。母亲没办法,只好狠心铲除一片。那几天,家里的餐桌上常出现薄荷的身影,薄荷绿豆汤、薄荷凉皮、番茄薄荷排骨汤……几轮薄荷吃下来,吃得我们浑身清凉。真是既幸福又惆怅。

如今,在钢铁森林里难觅到薄荷的身影,那舒缓心神的凉意,也在不断远去,但那些茂盛的薄荷将被我在一个又一个夏天里铭记。

父亲身后。父亲干活之前,先要割上一堆青草,摆到树荫下让小牛慢慢享用。有时,路远天热不方便来回,母亲会给父亲准备好午饭带到田里,父亲舍不得一个人吃,总会分一份给小牛。

夕阳西下,村庄上空炊烟袅袅,父亲拍打着小牛身上的蚊虫,小牛转头蹭一下父亲,俨然一对父慈子孝的爷儿俩,从田间归来……

在父亲的呵护下,我们兄弟和小牛一道成长,负重前行的父亲却越发苍老,终于在那一年的冬天,父亲像一片雪花,融入耕耘了一辈子的泥土。

父亲如果还活着,今年应该99岁了,按照我们乡下的习俗,过九不过十,该为他老人家张罗百岁的寿辰了。这么多年来,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,一次次走入我的梦境,温暖着时而身处逆境中的我。

姐弟恋

□上海 梅莉

小区里的晚樱开得正欢,我走进去拍花照。看到一对老人抱在一起跳舞,俩人挨得很紧,像是在跳贴面舞。心想,现在的老年人都这么浪漫了呀。

拍好照,我坐在椅子上晒太阳。那对老人也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休息了。老爷爷拾起一朵花送给老太太,又给她喂水喝,我看见水从老太太的嘴角淌了出来,老爷爷有些歉意地朝我笑了笑,用手帕轻轻地帮她擦去。这时,我才明白,原来老太太是个病人。

我对老爷爷说,我来帮你们俩拍张照吧,今天阳光灿烂,花开得也好看。老爷爷欣然同意,他帮老伴整理了头发和衣服,教她看着我。照片里的老爷爷笑容温暖,老太太则表情呆滞,但看得出她年轻时是个美人,肤色白净,配着一顶贝雷帽,一看就是知识分子。我加了老爷爷的微信,把照片发给他。聊天时,老爷爷说了他们之间的故事。

故事从他们第一次邂逅开始说起,就称他们为张生与张太吧。

张生年轻时是个军官,退伍后分配在上海某高校做行政管理工作。张太是个地道的上海姑娘,父母均是知识分子。张太个性强势,从小到大一直是学霸,人又生得美,也没什么人敢追。快三十岁了,在单位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,还没谈过一次恋爱。那个年代大龄剩女还是比较少见,家里人逼着她到处相亲。要强的她又挑剔得很,一个也没相中。

在一次出差南京时,张太邻座是个清瘦秀气的军人,就是张生。张生乐于助人,帮陌生人搬箱子、

土豆不土

□安徽合肥 王唯唯

蔬菜中,土豆最为平常。

记得儿时曾问过父亲,明明长着黄亮亮的大块头,为啥叫“豆”呢?父亲笑着解释说,土豆学名叫马铃薯,土豆只是老百姓的一种叫法。后来长大了才知道,土豆别称颇多,还有“地蛋”“番仔薯”“洋芋”“白薯”“山药”等别称。

土豆的吃法,无非切片切块,土豆烧牛肉、土豆烧鸡、土豆烧排骨,几乎都是家家熟稔的做法。土豆既独立又能融合,似乎和什么肉都能搭,土豆融入肉汁里,粉糯香甜。我爸喜欢吃清爽的,土豆切丝,干辣椒炆锅,放点青红椒配色爆炒,起锅前淋一圈醋,名曰酸辣土豆丝,吃起来脆嫩可口。我奶奶在世时喜欢蒸土豆。选小个头的新土豆,新蒜头,一起蒸熟。一个蒸土豆,一砣熟蒜子,再来个白水煮蛋,这吃法,美了去了。我喜欢清炒,因为我怕辣。但清炒出来色调太单薄不上相,所以每次炒时洗几根大蒜切成断,这样炒出来的土豆好看又好吃。

吃土豆,记忆最深的一次,还是插队下乡的第二年端午节。那天,和村里的大友子从镇上回村,走在一条田埂上,突然出现了一条细长的蛇,浅灰色蛇皮上有着对称花纹,爬得很快。经过大友子的辨认,确认没有毒后,将那条蛇打死带回大友子家。当晚,大友子亲自掌勺,把蛇切成断,又洗了几个

扛行李往行李架上塞,一直言笑晏晏的样子。张太和他聊天,知道他比她小五岁,是名军官。他们互有好感,留下地址后开始鱼雁往来。张生后来热烈地追求张太。原本比自己小一岁的人都不考虑的张太,却对这个小五岁的弟弟一见倾心,谈起了一段姐弟恋。

在她三十岁的时候,正式成为张太。婚后,张太依旧做她的女强人,发展她的事业版图,张生则工作之余,负责买、汰、烧与带孩子。张生的好脾气与责任心使张太觉得遇见他是积了一生的好运。因张生对家庭的倾力照顾,张太一直安心工作到七十岁才退休。张太退休后的十年是他们最安宁的晚年时光,她学着做饭、洗衣,为他减轻家务负担,他开车带着她到处旅游。

忽然有一天,张太发现自己失眠、健忘,怀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,就去医院检查。结果,查出来不是阿尔兹海默症,却是恶性肿瘤,影响了脑神经系统。于是,手术,化疗,一次次从鬼门关死里逃生。每一次去医院,都是张生陪着张太。但病魔仍然把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折磨得面目全非,她渐渐地遗忘了除丈夫之外所有的人。

那天,他是帮她练习走路,她已经连路都不会走了。而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跳贴面舞呢。

对姐弟恋人们总有微词,其实年龄对于爱情、婚姻来说,也许根本不是个事,不论男女,人品才是首选。而年轻时的恩爱也不代表什么,只有当姐姐容颜尽失、老病相催时,弟弟还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,才是爱的最高级别。